



一路前行,感恩有你!

刘辉

若有人问我:作为一个老企业报人,你愿意用一句最简短的话,表达对《株洲日报》的深厚情谊?我想我会不假思索地说:《株洲日报》,我的人生良师益友!

说到良师,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。那时,随着各级党委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,株洲很多厂矿纷纷办起了企业报。1987年,我所在的工厂也决定要办一份厂报。党委宣传部长领导多方联系,把我们先期报到的5名专职办报人员送到《株洲日报》跟班培训学习,时间一个月。

当时,株洲日报社还在现在的中心广场附近,报纸是一张四开四版的小报。我亲眼目睹了报社的老师们是怎样精耕细作,兢兢业业地种好这“一亩三分责任田”的。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:一天,报社派发一张株洲开始收割早稻的照片,片子拍得不错,但说明缺少夺人眼球的标题,眼看就要截稿了,几位编辑老师仍在认真斟酌。最后,一张张益群主任拍板说:这样,就叫“早稻喜开镰”!短短5个字,简洁而准确地传递了我市早稻进入收割期的好消息。

报社的老师们对我们来培训学习都十分热情。我培训学习的李建明老师是一版责任编辑,每到下班前的编辑时段,他都十分忙碌。但哪怕工作再忙,他仍不时结合稿件及版面实际,告诉我有关新闻写作和报纸版面的基础知识。为了多学一点,我还尽量挤时间向他版面的编辑、记者请教。当时二版有一个名为《钟鼓》的言论栏目,戴老师在编辑稿件之余,经常在该栏目发表文章。我觉得这种弘扬正气,针砭时弊的短言论将来我们企业报必然需要,于是每每向他寻求言论写作技巧,而戴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传授。副刊部的马立明老师是一位热心人,对于我们有关如何办好报纸副刊等诸多问题有问必答。当我们结束在日报的培训,临别前马老师还特意为我们每个人书与了一篇硬笔书法。他赠予我的“弘扬国粹”书法,至今被珍视为珍品收藏。

在《株洲日报》学习的日子虽然短暂,但报社编辑老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,对我们日后做好企业新闻宣传工作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。当年8月,我们单位的企业报顺利创刊,经过报社同仁的共同努力,多年来我们创办的企业报在单位受到党政领导和工友们的广泛好评,在省市新闻出版部门和新闻协会的评先中,先后获得“先进单位”等各种荣誉称号。

在办好企业报的同时,我连年有新闻、言论和副刊文章在《株洲日报》《湖南日报》《中华工商时报》《中国化工报》和《人民日报》(海外版)等报刊发表,另有20多件新闻作品在省市新闻协会、《株洲日报》以及化工部主办的新闻评比中获奖。其中,两件作品分别获得中国化工记协好通讯、好言论一等奖。1994年,我还被中国企业报协会授予首届“全国企业报优秀新闻工作者”荣誉称号。

若论益友,《株洲日报》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给予的帮助不少。阅读日报,除了能全面知晓国内外最新发生的重大新闻,还可获悉很多身边的相关信息。目前,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点,比如旅游,从《株洲日报》上得知株洲市包括各县市区,何时建设开放了新景点,开辟了新的旅游线路,何时何地又将举办诸如桃花节、樱花节、荷花节等活动,我会立马携带全家老小前往观赏。比如摄影,《株洲日报》及其旗下的株洲网,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诸多信息和好的平台。我曾多次参加株洲网组织的摄影活动,在网上发帖的3幅摄影作品曾先后被《株洲日报》“报网互动”栏目选中刊发,另有一幅艺术照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,去年和今年又有3幅照片分别在石塘区、荷塘区和市水务局的摄影比赛中荣获优秀奖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近两年来我有幸参与了市有关部门年度综合文献书刊的编纂,因而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捧读还敬发着油墨芳香的《株洲日报》,全方位关注株洲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,并从中搜集整理相关资料信息以资读者。

一名「编外记者」的党报情怀

杨成之

在我家书柜里珍藏着厚厚的3大本《报刊见报稿件剪贴集》,保存着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第一次向《株洲日报》投稿见报的“处女作”,以及自那以后陆续见之于中央、省、市级报刊的数以千计的文字、照片稿件,而在所有见报稿件中,《株洲日报》的稿件占了大“半壁河山”。

《株洲日报》就像一位不离不弃、心心相印的挚友,而真正结识这位挚友,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也就是我向它发出第一篇稿件——《话说你,你在哪?》,它竟然欣然接纳我这无名作者的拙文,翌日便以作者原标题刊登在《真善美》栏目,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与这位挚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尔后,或许是我从小爱读书,爱写作,即或是与《株洲日报》同年代出生有缘和首篇“处女作”发表激励之缘故吧,我便在八小时之外,与麻将、扑克、歌舞厅、酒吧绝缘,闭门谢客,那曾春夏秋冬,一门心事,成了“爬格子”,开始年年不断伏案写作和摄影创作。我深入企事业单位,走街串巷,一文一画,一个采访本,一部相机随身带,走到哪,写到哪,拍到哪。我把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悟注入笔尖,注入相机,只要遇到有好的素材,我就采取“写不好就拍,拍不好就写”的办法,不放过一份有新闻价值的素材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我的创作一发不可收,赢得了大面积丰收,一篇篇散文、随笔,如《曾孙女病房》《奇迹》《师情难忘》《读书,其乐无穷》等文刊登在日报副刊版。当年《星期天》也是我投稿频率的对象。我采写的《年年商战云涌,岁岁景观不同》《商场劲吹打折风》《零售百货商场为何卷起料峭》《商海沉浮望顶层》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稿、新闻照片频频见之于该栏目,而《体育世界》版也是我上稿的“主战场”,一段时间我几乎垄断了该版面体育报道(仅限于通讯员范围)。我与株洲体育界,如《球球一击众心息》《乒坛争霸后生》等;与株洲体育方面的人和事,如《株洲乒坛三强争霸》《云武,在乒坛辛勤耕耘》《宝刀未老怪球手》《株洲:当年篮球好红火》《体育评论写作各说》等;我还瞄准了国内“甲A足球联赛”、“全国甲A篮球联赛”和“乒乓球超级联赛”三大赛事,专门对这三大赛事的重点比赛场次进行评论,如《从西征四战看国足》《邓亚萍又奏凯歌》《CBA明天会更好》等。

进入新世纪后,我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,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,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,同样还是没有离开文字工作,更没有改弦易辙,仍然还做一名党报的“编外记者”。同时,与《株洲日报》这位挚友情谊,非但没有降低,反而愈发亲密,联系得更加紧密,来往也更加频繁了。我们谈论得更多的是劳动者就业和他们的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生育保险,以及民生问题的宣传报道。

退休后我依然笔耕不辍,还是经常有文稿见于日报副刊版,如去年副刊文化版先后刊发的长篇的《三十七年前的那场音乐会》《你好,神农大剧院!》两文。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我曾连续获得2007年、2008年两届《株洲日报》“十佳通讯员”荣誉称号,同时,连续6年获得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优秀通讯员称号。

如今,我仍然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,始终做一名忠实的党报“编外记者”,继续发挥余热,争做正面舆论的引导者,主旋律的推动者,正能量传播者!



杂谈 旧书 刘志勇

搜检旧书,大学时期购买的书籍,留存到今天,只余下了可怜的几册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(李白诗译)、《宋诗选集》《桃花扇》《聊斋志异》《历代杂文选》《宋自诗文集》,都是自己当年乃至现在最喜欢的。不曾想何陈旧物,毕业后二十七年,搬家辗转多次,都舍不得放手,偶尔翻一翻看一看,追忆一段逝水年华,滋味无穷。

当年买书,最爱三家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岳麓书社。前两家大名鼎鼎,如雷贯耳,精工制作,印必良品。岳麓书社则是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。我那本《聊斋志异》就是出自岳麓书社,厚厚的一本,很小的字,密密麻麻的。穷学生,图省钱,有得看就很好了。现在看一看,没两分钟,眼睛就受不了了,老眼!说它粗制滥造,一点都不过分。这书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,起码是一套四本的量,那会有这样小家子气!还是得留,也是个念想。

说起来好笑,读了三年工科,专业书籍一本都没买过,乱七八糟的闲书不知读了多少。专业没学好,古文底子倒是扎下了根脚。虽说买到手读到肚里的都是些大路货的经典,但回过头一想,我最终没有成为“先富起来”的那一批人,跟三年大学生活和最初几年上班生涯的阅读有很大关系。思想不够开放,胆子也就不够大,步子自然是慢吞吞的,还好,在浅海处玩玩,起码安全,不用担心被淹死,让鲨鱼吃掉。

这卷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我买得最早的一套外国小说了,也是最喜欢,翻来覆去看过几遍,后来也买过许多外国小说,没有一本抵得上这一套令我心仪的。在同学手里也打转了几个来回,最终收回时,第一册的封面已破损不堪,第二册的底部书皮都没有了。相相修补了一下,品相实在是惨不忍睹。当时在市新华书店翻看时,书的第一册就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悸动,毫不犹豫就买了下来。才到手的一个星期15块钱的伙食费,去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二,那时又刚沾上了烟瘾,结果自然是小炒肉没有了,排骨也没有了。

现在买书,朕不用操心书本的质量,也不用担心翻阅伙食费委屈了肚子,喜欢就买了,痛快是痛快,也缺了以前的那种兴奋与快意。

讲给孩子听的廉政小故事

欧阳光宇

晏子遇积

晏子至淮北,遇积,决心将积带回淮南,重新栽培成橘。

晏子对积说:南北水土不同,橘若逾淮为枳,真可惜呀,不过,我既被困困,携君回淮南,将君重新栽培成橘!

积随即皱起眉头,回答道:谢谢晏公的好意,淮北的水土,我已经习惯了,不想再回淮南。

晏子诧异道:君在淮南为橘,橘色内白,被人称为枳,北迁后,异化为枳,形小而味酸,质量较橘差之千里,难道你还会眷恋这地方,不想随我回淮南了?

积捋了一白眉,说:以前在淮南,日日正意为公,只见清风明月,不见利禄脂膏,虽被人称为枳,但像个苦行僧,这里享乐风盛,日日有莺歌曼舞,举杯畅饮,只见高朋满座,

不见艰难困苦,回想在淮南受的那些辛苦,那个真叫傻呀。

晏子取出一面镜子,让积照,积不照一照,说:既然得了享乐,还要那正典的样子干什么?

积不释道:淮南雨露滋润,养君精神气质,你为何把淮南斥为艰难困苦之地呢?

积埋怨道:淮南那边法制严明,风气清寒,虽然会磨练精神,但我得年年听取百姓心声,对于我个人,收益又不多,况且北迁风气虽然清,但长袖善舞的人,可以翻云覆雨,不出三五年就大富大贵了。实话跟你说吧,我现已是一方土豪,意在享乐,再没有回淮南的想法,你不要摆出一副解救我的样子,我过得很好,不需要你的解救!

晏子听到这里,感叹不已。

钱说

用玩具小手枪隔窗打下换巧克力一样,大伙儿换来换去觉得不方便了,就让我做符号,表示这件衣服值多少,那袋米值多少,那把椅子值多少,我用数字,表达出这些东西耗费了人多大的劳动,这就是钱,我是所有劳动产品的价值符号。

钱说:“那钱爸爸为什么被你嘲得错了呢?”

钱:“你爸爸不借我是用工作和劳动换来的,他利用手中有钱,不劳而获,把属于大家的钱据为己有,因而触犯了法律,他自己出了问题,怎么怪我错呢?”

钱说:“钱爸爸原来不是这样,他勤苦工作,是个受尊敬的人,怎么一碰上你,就变坏了呢?”

钱:“哈哈,这个钱见得多了。有的人能用钱做出流芳千古的好事,有的人却用钱干出了遗臭万年的坏事,这主要要看这个人脑子里,想‘为公’还是‘为私’,如果他有‘天下为公’的思想,他就不会贪占国民的劳动成果,你妈妈跟你说的‘都是钱闹的’,那是她没地方撒气,把气撒到我身上,应该说这不能怪我。”



小小说

决赛 语凯仕

六年前,他们是县文武学校的学子。在这所学校里,他们夏练三伏,冬练三九,朝夕相处。一个叫赵里,一个叫马山,两人性格迥异,赵里生性谨慎,马山心高气傲,好胜心强。

三年时光匆匆而过。毕业了,县文化的委毕业会考,练武术的也要毕业考试。他们同在武校班,同学称他们是“敬打双塔”。敬打考试的最后一项是对打,赵里和马山分别击败对手,进入第一名总决赛。

总决赛提升了难度,改换兵器对战!双方都使长棍,按比赛规定,要去掉棍的尖端,再在棍头包裹上厚厚的一层棉布,棉布上撒满石灰粉。比赛结束,按身上的石灰点的位置及数量计算出胜负。

偌大的水泥球场,全场静寂,师生静屏息,都绷紧了神经!马山捏住长棍的中端,在空中旋了几圈,颇为得意,喊道:“敬吗?不敢便认输,我还可以请你吃麻辣豆腐!”赵里皱了皱眉,那双黑眼睛变得愈加犀利,低声说道:“你来吧!”

马山求第一名之心迫切,摆开架势,伸出长棍,一招“游龙入洞”,冲向赵里。赵里气沉丹田,侧身一扭,避其锋芒,让马山扑了空。赵里快速旋转身,将长棍当棍,贴地面一刮,正中马山脚腕,马山“哎哟”一声,微倒尘埃!

然而,马山虽倒地,身上却没石灰点,不能算输。就在马山倒地前的那几秒钟时差之内,赵里疾速地伸出长棍,刺中马山跨下。

“嘶——”就在赵里回棍的当儿,马山的裤裆被刺开了一个大口子,裤布一扇散开,露出黑红色的屁股!

无牙头的棍怎能刺破布裤呢?这是因为马山双膝张开,跨下裤裆绷得很紧;且赵里三年苦练,手里劲道不小,直捣疾痛,当然就捅破布裤了。

“哈——”场上一片哄笑,女生们不好意思,都用双手遮住眼睛,也嘻嘻哈哈地笑。紧张的比赛变成了快活的喜剧!

马山的脸羞得通红,一连几个倒空翻,光屁股也在空中晃了几晃,一溜烟上二楼寝室换裤子去了。

不用说,武术毕业考试赵里第一名,马山屈居第二。毕业后,赵里留校当了教练,马山去嵩山少林就读文武高中。因为马山勤奋好学,嵩山少林的武术高僧授予了他一些高级武功。

日月荏苒,三年了,马山在嵩山武校高中毕业半年有余,而赵里在县文武学校当了三年多教练。按说马山被赵里的长棍捅破裤裆的事谁会忘记了,谁知却不然。

暑假里,马山出现在母校。准确地说,他与赵里是在同一时间面对面站在母校的水泥场上的。

这一切,是马山回母校之前,就在手机里与赵里约定好了的,他们要重演三年前的那场决赛。

这自然又引来众多人围观。不是说文武学校兵器对战,要去掉兵器尖端,再裹上厚棉布吗?然而这次马山提议,长棍不用包裹,过把瘾!赵里微微点了点头,水泥球场的侧面墙壁上,“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”等巨幅红字在春日下熠熠闪光。

与三年前的开局一样,马山目光炯炯,枪在空中飞快地旋绕,旋得比以前更加精彩夺目!他说道:“敬吗?不敢便认输,我还可以请你喝酒!”赵里轻轻一笑,尤为自信地说:“马山老同学,人要谦虚一点,虽然你得到少林真功夫,但这次你还是全输的!”

“呼——”马山正待接言,却见赵里“叮”一声仍握手中长棍,快步跃向兵器架,取出两根短棍!

一瞬间,不待旁人纳闷,短棍与长棍“乒乒乓乓”碰撞的声音打破场面的沉寂。在宽阔的球场上,赵里显然不是马山的对手,处处下风,更何况是以短对长!仅几个来回,只听“嘶”的一声,赵里的裤子被刺开一个口子,露出了左大腿,紧接着又“嘶”的一声,露出了右大腿!

赵里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。赶紧几个倒空翻,快步奔向二楼寝室的走廊。

马山报了三年前的破裤之“仇”,正刺得兴起,便紧追而至,这条狭长的走廊,左右两边都是墙,一会儿长棍挂在一个死角,戳戳不开,马山握着长棍,眼瞅着赵里的两根短棍将自己顶翻,“扑通”一声,他痛苦地被敬倒在地!半天动弹不得。

赵里慢步走来,朝地上的马山说:“其实我不想用短棍,可这里是狭长的走廊,短棍灵巧,正好扬长避短。正所谓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。许多时候,我们不是跌倒在自己的劣势上,而是跌倒在自己的优势上。老同学,你明白了吗?”

说完,赵里仍握短棍,俯身敬,上二楼房间换裤子去了!

投稿邮箱: zzkwy@163.com